

你不要 送花给我 2



有一种少年

他如暗影般危险
又怀赤诚之心守护你
是远离还是靠近

你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你那样

花火经典伤痛系列续作
《萤火》强档连载

首册畅销 10 万册
数次加印

一个从头到尾被误解
一个自始至终被欺侮

原来有些相遇是最早微的幸运

你不要 送花给我 2

米笋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你不要送花给我 2/ 米笋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65-1

I. ①你…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3756 号

书 名 你不要送花给我 2

作 者 米 笋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丐小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十 颜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05 月第 1 版, 2016 年 0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065-1

定 价 2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不被期待的阔别重逢

蛇尾会越缠越紧，越挣扎越紧，最后把人活活勒死，必须在它行动之前就逃得越远越好。

017/ 第二章 往事不该回首

他恨那么好的人不是自己，他想成为那么好的人。

059/ 第三章 总有被深信不疑的承诺

我们不会这么过一辈子，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幸福。

089/ 第四章 谁是农夫谁是蛇

他需要她同意，所以她就同意了。

111/ 第五章 对和错，虚和实

说不定，我们只是认识得比较早的两个人而已。

133/ 第六章 骗人和骗己

她想要一个家，甚至不在意家里的另一个人是谁。

152/ 第七章 大家都是胆小鬼

你喜欢我，所以你要听我的话，不准做除我以外的任何选择。

177/ 第八章 命运是个圈

春天到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田野里会长出什么东西。



目录 CONTENTS

205/ 第九章 全都是自作自受

英雄那么伟大，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217/ 第十章 掩埋在时光里的真相

院里的梅树开了花，是他当年亲手所栽。

241/ 第十一章 局势逆转

想要的人一直在失去，无关紧要的东西一直在得到。

255/ 第十二章 又有人圆满

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是被人看戏，就是看别人的戏。

267/ 第十三章 哪里都不对了

其实世上没有徐干默，只有那个眼巴巴等不到人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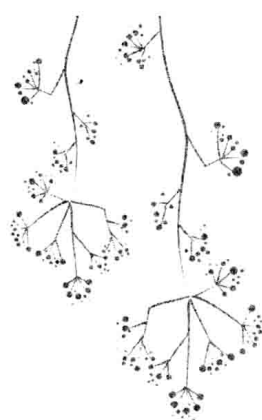
280/ 第十四章 第一次后悔

他在最后一刻明白了，可是有什么用呢？

287/ 第十五章 人生总在不期而遇

世事难得圆满，多一个人幸福都是很好的。

296/ 后记



第一章 不被期待的阔别重逢



夏续踩着长长的阶梯，往上走走停停，经历了漫长的半小时后，终于到了半山腰。他恍然地看着望不到头的斜坡，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少教所要建在这里。

他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自己在里面的话，绝对会觉得逃走是一件多疲累而绝望的事，还不如不跑。不过或许这也跟自己的身体有关，换了别人并不会这么气喘吁吁。

夏续把伞举高了点，喘了口气，继续往前走。

他的目的地是陡坡尽头的少教所，今天是来帮婶婶接她以前当保姆那个东家的女儿。那女孩和他一样大，母亲难产去世，父亲也在她读小学时出了意外。

夏续那两年常常生病，婶婶只顾着埋头照顾他，没顾上这个女孩，好不容易他的情况稳定下来，婶婶再回头找就杳无音讯了。

再后来，女孩辗转辗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的，就辗转到了少教所里。

而今天是她出来的日子。

婶婶念着多年前的情分，要将女孩接到身边。

婶婶是个很重情义的女人，嫁给夏续的叔叔之后，一穷二白地过了十几年苦日子。叔叔去世后，婶婶也不肯再嫁，继续帮夏家操持两个老人的生活。直到她公婆都去世后，将这样的心又放到了丈夫的兄弟家身上。

夏续的爸爸虽然刻薄，却对自己这个命途崎岖又情义双全的嫂子实在说不出二话来。

走着走着，迎面过来一个人，因为步履太匆忙，又打着伞，差点和夏续撞个满怀。夏续忙停下，侧身让到一旁：“不好意思……徐千默？”

他的语调一下子变了，有点惊讶也有点不乐意。

夏续不明白怎么会在这种地方碰到一个并不想看到的人，也实在是太凑巧了，怎么也不能用路过来解释吧？怎么想，徐千默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

夏续的心思转了一千个弯，却没有开口问，只是客气而疏远地朝徐千默打了个招呼。

徐千默看清是他，露出了跟平时无异的温和笑容：“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他的态度太自然了，自然到夏续差点顺着他的语气说自己是不小心路过了。

夏续揣摩着徐千默的脸色，说：“帮我婶婶接个人。”他选择了说实话。

徐千默点了点头，解释道：“我家有个远房亲戚在这儿当老师，之前我去香港玩，带了一些胃药回来，就给他送几盒。”

两人也没什么好说的，打了个招呼，徐千默就说有事先走了。

夏续望着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细密的雨幕里，湿漉漉的，急匆匆的，像极了时光。

秦柚跟着生活老师绕过走廊，走进了办公室。

她拿起桌上的笔，在出所证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有轻微的犹豫。

见多了类似的表现，老师和蔼地安抚着她：“等下回去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对了，之前跟你说过，有人来接你，是个小帅哥咧。”

少教所早就不是令人闻之就觉得全是严酷惩罚的“少儿监狱”了，其实和外头的全日制宿舍学校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学生有点特殊。

只不过一旦进了少教所，外头大多数人都会理所当然地将之和正常少年隔离开来。“少年犯”的名头压在这些孩子身上，将是终身的烙印。

所以说，人这一生真是半步都踏错不得。

只要事情发生了，再补救都显得徒劳，最好是在发生前就掐灭苗头。

生活老师努力让秦柚放轻松，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

办公室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一个少年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有点儿讪讪地跟生活老师打招呼。

生活老师笑着对秦柚说：“喏，就是这个小帅哥。”

秦柚本来正背对着门口，沉默地盯着窗外的树枝发呆，听到声音，有点儿迟疑地回过头，望向少年。

看上去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皮肤很白，眼圈有点儿黑，除此之外五官很秀气干净，身板非常瘦弱，好像随便揍两拳就会立刻倒下，并且再也爬不起来。

夏续接触到秦柚的目光时，心里一顿。

秦柚高高瘦瘦的，穿着不太符合季节的泛黄的短袖旧衬衫，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紧抿着薄薄的嘴唇，眼角眉梢尽是漠然和疏远的意味。

“你好，我叫夏续。”他朝她露出和善的笑容，“周玉萍是我婶婶，她腿脚不好，怕爬不动这里的楼梯，所以只有我来接你。”

秦柚一言不发，沉默地盯着他看。

她的眼珠漆黑漆黑的，直勾勾地盯着他，完全不懂得任何回避，像是想将他看透，让夏续莫名地想起了看过的《动物世界》里那只盯住了猎物的鹰。

这大概不应该是属于她的眼神吧？

他这么质疑着，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圆场了。

所幸生活老师早有准备，立刻来暖场子，拍拍看起来一脸乖相的夏续：“夏续，这就是秦柚。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你俩回家路

上注意安全。”

少教所曾尝试联系秦柚的亲戚，但本来就并不多，又都推说条件有限照顾不过来。这种事勉强不来，但秦柚出去后的生活也要接着过，放任不管只会让她再堕入以前的恶性循环里。

就在少教所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主动联系上来。

对方是秦柚幼时的保姆，提出了想要抚养秦柚的请求。

少教所走访了一些资料，确认了这是实情，玉姨家虽然算不上小康，但比起物质，这份温情显然是秦柚现如今能抓住的最后一块浮板。

至于夏续，虽然年纪不大，看上去也很文弱，但为人处世都很有进退，很让人喜爱，之前很多手续就是他代玉姨办的。

了解秦柚的情况后，夏续主动找生活老师长谈过好几次，表现出十分关切积极的态度。

夏续和秦柚一前一后走出了少教所的大门。

门外就是一条长长的小路，沿着少教所的高墙，延伸成一条下山的坡。

秦柚还记得数年前自己进来的时候，并不是步行，而是坐在警车里被送进来的。那个时候她心如死灰，也不在意外头是什么样子，只觉得浑身发凉，像生了无法痊愈的重病。

夏续突然去接她手上的袋子：“我来帮你拿吧。”

似乎是没想到他会突然停下来，秦柚的反应大到令夏续觉得咋舌。她猛地抬手，用力挥开了夏续伸过来的手，在空气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夏续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有点茫然地看着她。

“不好意思。”过了几秒，秦柚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顿了顿，又补充道：“你不要突然朝我伸手。”

在她以往的生活里，如果有人这么做，十有八九不会是为了友善地跟她招呼，而是该叫作偷袭。她吃过亏后学会怎么保护自己，也由此养成了条件反射。

“没事，是我突然吓到你了吧？”夏续并不知道实情，但还是为她找了台阶下，“还是让我来拿吧，我来的时候下了雨，路有点滑，你小心点别摔了。”

秦柚摇了摇头：“我自己能拿。谢谢。”

夏续也不好再多说，两个人沿着小坡，就走到了近路上。

是比较狭窄的石子儿阶梯，长了点青苔，一不留心就会摔倒。本来还有条小马路可以走，但时间不早了，回城的大巴车几个小时才一趟，错过了整点的这趟，就得在车站等半天。

不过，果然冒险不如稳妥点好。

在滑倒的那一刻，夏续在心里这么想。

本就一直下着雨，台阶湿漉漉的，夏续不小心踩到了青苔，“啊”的音都没来得及喊出口，就已经朝着阶梯滚下去了。

走在他身后的秦柚几乎是在事发的同一秒把行李扔地上，伸出手去想拽住他……

还是没能抓住。

还好这一段阶梯不是很长，夏续朝下滚了个十阶左右，就脸朝下趴在了泥泞的小路上。

他趴在地上半天没动。

秦柚拿起行李走下去：“你没事吧？”

他继续把脸埋在地上，沉默了一会儿，闷闷地问：“你是不是想笑我蠢？”

秦柚的眉角抽搐了一下，想笑却终究没笑得出来，想实话实说地回答“是”，也还是没说出口，无语地扶他起来。

因为这个意外，路程耗费了更多时间，秦柚扶着夏续下山来到马路边时，刚好看到大巴车扬长而去。

夏续徒劳地抬起手，在空气里僵持了两秒之后无力地又放了下来。

最终，两人沉默地站在路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就一块简陋的站牌竖立在旁边。

不远处安静地停着一辆出租车，空车的亮灯牌被打了下去，不知道为什么还一直停在那里不走，也许是在等人，也许坐车的人想再多看看这野外的风景。

但无论如何，反正也跟夏续、秦柚两人无关。

从这里打车回去，那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夏续囊中羞涩，秦柚身无分文。

夏续吃痛地哼了一声。

秦柚转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四周，强硬地扶着他坐到一块大黑石上，然后她蹲下身，抬起了他的脚。

夏续吓了一跳，忙想把脚收回来，一慌乱不但扯动了扭伤的脚踝，更朝着秦柚的心窝子踹了一脚。

她闷哼一声，皱起了眉头。

“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夏续的脸涨得通红，拼命摆着手道歉。

秦柚也不是很在意，只是不喜欢他乱动：“闭嘴，别动。”

夏续不敢再乱动，双手背到身后，小心翼翼地觑着秦柚的脸色。

秦柚没再理他，低着头专心地揉着他已经肿起来的脚踝。

她的神色十分专注，动作也说得上很温柔又专业，但她脸上的表情除了不耐烦还是不耐烦，眉头一直都是蹙起来的，让人想帮她抚平。

玉姨在秦家当保姆的时候，夏续其实单方面见到过秦柚，后来也不止几次听婶婶说起过她。那个时候，秦柚年纪尚幼，是个天真开朗的小公主，有点娇气但也不骄纵，很讨人喜欢。后来秦家垮了，秦父死了，秦柚一夜之间变成了路边没人要的野草，最后更不知怎么就进了少教所……

夏续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能秦柚跟记忆里的那个女孩有了很大不同。

突然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夏续，怎么了？我正好要回去，一起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辆出租车已经缓慢地开到了夏续和秦柚身边，后车窗被摇下来，徐千默关切的目光落在夏续身上。

原来车里坐的是他，不过这么久了还停在那里做什么？夏续心里瞬间冒出这么个疑问，但一带而过，他也不扭捏：“那就麻烦你了。”若换了是平时，能躲多远，夏续就会躲离徐千默多远，但现在显然并不是拿乔的时候。

夏续想要站起来，却没能把脚从秦柚怀里抽出来。他一愣，看向秦柚，她的表情有了轻微的变化，直直地盯着车里的徐千默看。

然而徐千默的目光依旧落在夏续身上，似乎完全没注意到秦柚的存在。

气氛有点尴尬。

“秦柚？”夏续小声叫她，“这个是我同学，叫徐千默。徐千默，这是我婶婶熟人的女儿，叫秦柚，可能之后会转到咱们学校。”

徐千默似乎刚注意到秦柚的存在，温柔的目光缓缓移到秦柚脸上，迎着她不怎么善意的目光，露出了千篇一律的笑容：“你好。”

“啊——”同一瞬间夏续吃痛地低叫出声，泪汪汪地看向被秦柚突然捏了一把的受伤的脚踝。

然而转瞬，夏续的心里已经有了隐隐的雏形——秦柚和徐千默可能认识，徐千默绝不是单纯来送药的。

想到这里，夏续心里有根弦被触动了，面上却不露声色。

徐千默把夏续扶进了副驾驶座上，关上门，转身对秦柚道：“我们坐后面吧。”

夏续若有所思地盯着车外的两人看。

僵持了十几秒，秦柚拎着行李坐进了车里，徐千默也坐了进来，示意司机开车。

夏续一直从后视镜里看着两人。

说起来，夏续在旁人眼里也算个懂事的好孩子，只不过性格算不上活泼，平时文文静静的，内敛得有点像女孩子。

而徐千默则是每个学校大概都会有的风云人物，成绩好、家世好、外貌好、脾性好，什么活动都能参与进去，跟谁都处得来，就算是讨厌他的人，也真说不出他哪里不好。

就光说他建立起了市内所有高校联校的以学生捐赠为主的“希望曙光”活动足矣。资助贫困生的活动不少见，但众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由一个高中生全程独立操办的这类活动，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揽得下这么一大筐子事。

班里有同学戏言过：徐千默大概就跟神似的，生下来自带光圈的那种。

但夏续始终对徐千默有着说不出的防备。

当然，因为某些原因，徐千默也不怎么待见夏续。

这样的两个人自然没什么好说的，东拉西扯不知所谓地说了会儿话，便都默契地沉默下来，各自看窗外风景。

司机师傅不明白铺天盖地的尴尬是为何而来，他只好讪讪地开了广播。

音乐安静地播放着，一直回了城，到了玉姨家外的小胡同口。

徐千默付了车钱，绕过去开了夏续和秦柚的车门，照旧没看秦柚，伸手扶夏续出来，背着他轻车熟路地往胡同里走。

夏续被他背着走了两步，觉得不对劲，回头看着站在原地的秦柚：“婶婶家就在里面……你怎么了？”

秦柚并没有回答他，她也根本没有看着他。

她盯着徐千默看，看着看着，忽然感觉身上发凉。本来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穿得薄，但被风一吹才觉得不是这么回事，那不过是在少教所待久了的错觉而已。

——因为那个里面没有徐千默。

而现在徐千默就在她面前，并且看起来很熟悉她即将搬去的新家。

和以前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差别。他知道一切的事情，无论她去哪里、做什么，他就跟邪神一样，能把她的人生完全抓在手里。

阴魂不散。

她到底是欠了他多少，才必须要忍受和面对这样的情况？

僵持了几秒，徐千默朝她微笑：“对啊，玉姨家就在胡同最里面，也不是太远，我觉得挺清静的，挺好。”

他知道得真清楚。

秦柚的身体都有点颤抖了，她往后退了小半步，咽了口唾沫，不知道自己现在逃还来不及。

想了想，大概是来不及了。

玉姨住在一个老式的四合院里，打扫干净了倒也称得上清幽舒心。

现在时间正早，玉姨还在菜场里工作，她早早地托人把菜送回

来，嘱咐夏续给秦柚做晚饭。

夏续在胡同小药馆里上了药，终于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他迫于人情挽留徐千默吃了晚饭再走。

秦柚听到他发出邀请的那一刻简直要绝望了。

接着，夏续就忙着去厨房择菜、洗菜。

秦柚帮忙去院子里接水淘米，听到声音警惕地回头，往后退了一步，盯着走过来的徐千默。

徐千默拧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水声击打着盆子里的白菜叶，也遮盖住了他说话的声音。

他的声音很小，并且非常温柔：“我今天准备去接你的。”

秦柚紧抿着嘴唇不吱声。

“你怎么这么看我？好像我会吃了你似的。”徐千默好笑地看着她。

难道你不会这么做吗？秦柚吞了口唾沫。

比死更煎熬的事就是，你只知道自己要死了，但不知道时间、地点和死法。面对着徐千默的每一秒，都让秦柚有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招惹到这个疯子。

水依旧在哗啦啦地流着，秦柚转身想要往厨房走，徐千默的声音又轻飘飘地进了她的耳朵：“柚子，如果我跟你说，一切都是巧合，以前那一切真的都是误会，你信吗？”

信不信也都这样了。

秦柚深吸一口气，转过身，迎着他的目光：“千默——”

“我叫徐千默。”

秦柚一愣。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叫钱磨。”如果说刚才还有残余的温柔，



那此时就都被剥夺得一丝不剩了，他的语气生硬冰冷，重复了一遍，“我叫徐千默。”

他听错了。

或许又没听错。

不是秦柚在叫他钱磨，是他自己永远逃离不了那个“钱磨”的噩梦——那个没有任何光环，不过是跟着山村里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来城里务工，然后被拐卖掉的钱磨。

这个世界上最记得他叫钱磨的人，就是他自己，所以他敏感成这个样子。

而现在只有秦柚一个人知道这些被他恨不得撕烂揉碎吞到肚子里的秘密。

秦柚忽然笑了。

两个人的身份在一瞬间仿佛就调换了过来，而这也正是徐千默最挫败的地方。

他挫败于天生的身份所造成的天生的差异。就像他演得那么艰难，秦柚的恐惧明明那么深刻，可是一个不经意，两个人就会各自回归原位。秦柚还是那个高高在上光彩明亮的小公主，而他还是那个身份卑陋的钱磨。

钱磨钱磨……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有比这个名字更恶俗恶心的吗？

秦柚看着他，轻声说：“可是如果没有我，你现在都不知道又要被卖到哪个山里去。别说是徐千默了，你连钱磨都当不成。”

她看着他瞬间水亮的眼睛，从心底里觉得可笑。

其实又是何必呢，何必互相折腾伤害。

大概是毫无办法，因为彼此都是懦弱的人，只能找同样无能的家伙来出气。

啊，这么一说，她倒是想起来两人的纠葛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